

营口日报

营口史话



停泊在营口港的轮船

营口的海运与辽河航运是密切相关的。早在明代，从山东运往辽东的粮食及物资最初进入盖州港的连云岛，但由于连云岛暗礁较多，不易停泊，于是改为进入辽河入海口（即营口，当时称作梁房口）通过辽河运至牛家庄。海运的畅通，不仅使南北货物得以贸易，也使得南北文化得到交流。通过海上贸易到达北方的闽商，也将他们的民间信仰传播到北方各港口。雍正四年（1726），在原龙王庙基础上建立的没沟天后宫，说明闽浙商人势力在营口已经达到一定数量，并且有能力左右当地的民间信仰。

营口开埠之后，海运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，不仅原有的国内航线有所增加，而且开辟了多条国际航线，使营口真正成为连接世界与中国东北的河海枢纽。

营口的海上航运分为木帆船运输和轮船运输两种方式。木帆船海运是国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，营口开埠后，国内贸易依然是以木帆船为主。至19世纪末，每年到达营口港的各地木帆船有千艘以上。营口港出港的木帆船主要装运向国内各地出口的大豆、豆饼、豆油，统称为“豆货三品”。在豆油运输中，木帆船更具有轮船所不具备的条件，由于木帆船舱体面积小，可以在豆油油篓的空隙间填充大豆，使油篓固定，防止了船舶在海面颠簸造成的油篓泄漏。据海关资料统计，1901年至1910年间，营口港每年出口豆油使用木帆船运输的要比用轮船运输的多出一倍。

海船的航线在《营口县志·交通篇·航行出港路线》里有明确记载：“营邑濒海，轮帆往来，为东北交通上第一良港。计其航行出港之路线，大别之有三：一曰南航线。由营口起，直达龙口、登州、烟台、威海卫、青岛、海州，转至上海、温州、兴泉、福建、厦门、汕头、广州、香港等处。一曰北航线。直达大连、旅顺、安东各处。一曰西航线。直达葫芦岛、秦皇岛、天津等处。”

近代营口港的海上运输

阎海

营口港通往国内的海上航线主要有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山东、天津、河北（直隶）6条，每条航线所用的船只和货物各有特色。如营口至上海航线的海运木帆船称为“沙船”或“南船”，载重量为300—2000石，进港货物主要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生产的棉布（南通土布）。营口至宁波航线上的木帆船称为“宁船”，船体比沙船庞大，船型有“黑珠”和“大甲”两种，载重量都在1000—2400石。进港货物都是江浙一带的土特产（黄酒、纸张、陶瓷、明矾、烟袋、茶叶、竹品等）。营口至福州的帆船统称为“雕船”或“鸟船”（因船型像鸟而得名），其船体较大，能抵抗海面风浪，载重量在400—2000石。进港的货物以福建茶叶为主，同时还有海罗纸、线香纸、土竹器、硬木和各种杂货等。营口至山东（主要是登州）航线的木帆船称为“登船”，其载重量在100—1000石，既运送货物也运送旅客（到营口打工的山东人），进港货物主要是齐鲁特产的粉条、花椒、牛皮、烟草、麻、药材和干菜等。营口至天津航线的船只称为“卫船”或“改巧船”，进港货物主要是牛肉、水果、绸缎、棉鞋、草席、铁锅等手工制品及副食品。营口至河北（直隶）的船只称为“宁河”“北岛”等小型木帆船，进港货物主要为河北地产的编筐柳条、卤水饼、水果及水产品。

此外，营口还开通至锦州、盖平、安东（丹东）、庄河、大东沟等省内各港的短途海运航线，航行船只均为“登游”“红头”“瓜拉”“燕儿飞”“花靴”等小型木帆船，载重在20—500石，承担辽东沿海各港与营口港之间的短程货物运输。绘制于光绪时期的《营口图式》是一幅立面形式的彩绘地图，画面以辽河北岸为视角，全景式地描绘了营口辽河码头及营口城内主要建筑。其中在辽河河面上行驶着的就是上述的各式木帆船，形象地展示了当年营口海运的繁荣景象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木帆船海运逐渐被轮船所取代。从1912年开始，营口港的轮船运量逐年超过了木帆船的运量，改变了营口港以停泊木帆船为主的港口体系，使营口港成为以轮船运输为主的内外贸易港口。1921年，营口港轮船运输总额达到5778万两关平银，占营口港贸易总额的83%。

据满铁19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，当时与营口港有国际贸易国家（地区）主要有：日本（贸易额14,466,818海关两）、香港（贸易额3,273,409海关两）、美国（贸易额1,062,229海关两）、丹麦（贸易额370,953海关两）、新加坡（贸易额214,425海关两）、法国（贸易额186,796海关两）、德国（贸易额154,660海关两）、比利时（贸易额126,332海关两）、俄国（贸易额70,892海关两）、荷兰（贸易额48,889海关两）、朝鲜（贸易额37,866海关两）、瑞典贸易额（10,709海关两）、土耳其及波斯（贸易额7,192海关两）、意大利（贸易额5,602海关两）、奥匈帝国（贸易额3,516海关两）、加拿大（贸易额1,288海关两）等，可谓通惠天下。

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，营口港的轮船海运业务完全被欧美日等列强所控制。他们开通的国际航线有营口至俄国、营口经天津至英国哥伦布、营口经烟台至英国伦敦等。晚清后期，日本海运业后来居上，在营口港独占鳌头，开通的定期航线有：营口至日本神户、营口至日本横滨、营口经朝鲜仁川至日本神户等。外国列强不仅垄断了营口的国外海运，还进一步插手由中国木帆船经营的国内各主要航线。在货物方面，太古洋行、怡和洋行、招商局（远来洋行代办）三家英国轮船公司基本垄断了营口至上海、厦门、香港的南北主航线，“三公司在这条航路颇有势力，一年中连续不断地从事航行，地盘很巩固，无他人侵入之余地。”在客运方面，由于在营口经商或打工的大多为山东人，因此营口至山东的航线客运量最大。日本首先在此航线投入轮船与中国木帆船争夺客运，随后英美也加入了这一航线的争夺，他们共同瓜分财富，中国的木帆船航运被完全排挤出局。

民国以后，列强垄断轮船海运的局面被打破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、肇兴轮船公司、政记轮船公司、大通轮船公司等民族海运企业先后在营口经营海运业务。这几家公司势力较大，船舶数量和吨位都比较客观，是挽回民族海运权的主要力量，他们与东西方列强竞争，使民国时期的营口海运达到鼎盛阶段。“轮帆荟萃，航业殊称盛也。”

(作者系营口市历史学会顾问)

巨商叶亮卿死生之谜

袁晓明

营口是近代东北地区第一个约开港口城市，一度成为东北的经济中心、贸易中心与物流中心，经济繁盛，贸易活跃，有“关外小上海”之誉，吸引了各地商人来此投资，发展商业，营口也成了巨商富贾云集之地。来自各地的商人在营口多年苦心经营，遂形成了财力雄厚的四大商帮：山东帮、广东帮、直隶帮、本地帮。叶亮卿（字应增）便是粤商中的翘楚，也是广东商帮的代表。

叶亮卿于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以资本1.8万两白银创建东盛和商号，主要经营大屋子业务。之后，叶氏看准东清铁路修筑、地价必昂的时机，从事房地产投资，获得巨额利润，遂扩大经营规模，相继开设了东生长、东和泰银炉和东生怡、昌平德机器油坊。与此同时，为节约成本，使豆货贸易获得更大的利润，叶氏购买了“域多利”“协生”两只轮船，专营海运，并在广州设立怡昌货仓及码头专门用以接收、储藏由东北运往广州、香港的豆货，几乎“独擅粤省豆油之利”。在营口除东盛和、东生长、东和泰、东生怡、昌平德五家联号外，还开设了德芳纸烟局、怡丰木局、恒丰砖窑，此外，叶氏还购买牛庄置业公司、自来水公司、粤汉铁路、正隆股票合计24.4万余元。由于叶亮卿经营有方，东盛和联号资本迅速增值，一度积累到百万两，叶氏一度成为可以影响营口市面的巨商，其东北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十月初一，因汇去上海的35万两汇票被顶回不付，叶氏资金链断裂，再加上庚子事变之后，战乱兵燹以及日俄的强取豪夺造成了东盛和联号连年亏损，东盛和五家联号当日同时宣告倒闭。东盛和倒闭引起营口市面恐慌，牵累营口数十家商号连锁倒闭，使得船员工小本商贩失业者以千计，造成银炉业3个卯期（9个月）没有开卯，南北之间3个月不能通汇，山西票号执事者闻之厥倒者数人，也使得三晋票号自此绝迹营口，东盛和倒闭的影响波及吉、黑、京、津、沪、鲁、粤等省。清政府度支部、大清银行、奉天及营口地方政府、营口总商会等多方协调，两年多以后其影响才逐渐消弭。

这起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大半个中国的金融倒闭案，自发生至今一直有两大疑点困扰着人们。第一个疑点：东盛和五联号是真的资不抵债导致的倒闭，还是财东叶亮卿将财产转移至国外故意使五号倒闭？第二个疑点：东盛和五联号财东叶亮卿在狱中服毒自尽，还是出狱后东山再起？

东盛和债案发生后，因其牵累甚广，受牵连商铺及人数众多，自叶氏宣布破产之日起，便被众商指控藏匿资产、“容心倒骗”，其重要证据有：其一，其父叶雨田本在上海经营广德泰商号，在叶氏宣布倒闭的当年6月突然返回广东老家，天津分号“莫敏庄仅将账簿寄营，人亦远遁”，疑为携款逃匿；其二，东盛和联号家大业大，资本运作达几百万，岂是区区35万两能拖累至倒闭的？且租界内商号多托外国银行转移资产，东盛和联号骤然倒闭、欠债甚巨，亦有嫌疑；其三，东盛和交付商会账目，多有涂改，前后矛盾，纠葛不清，系为逃避责任，蓄意涂改，且自光绪二十五年始，没有账目清单，亏数数额无从查找；其四，债案查办过程中，有多处匿产被查出。如广东德成、荣新两行股本等。

东盛和五联号究竟是真破产倒闭还是叶氏倒骗巨款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：首先，1900年庚子事变时，叶氏为避战祸抛售存货，亏损五六十万两；因战乱导致货币兑换汇率不稳，致使叶氏亏损一百四五十万两；1904年，日俄战争使俄兵抢去物资，约20万两；1906年，日本用军票强行兑换银两，使叶氏损失惨重。以上所列还不是东盛和五家联号亏损的全部，可见在乱世之中，民族资本受列强压迫，困境中生存尤为艰难，叶氏产业连年亏损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其次，叶氏宣布破产被羁押之后，他提出将营业状况较好的东生怡、昌平德机器油坊归还给他继续经营，以便分期还清钱款，最终因众商反对才作罢。若叶氏隐匿巨款，他完全可以伺机潜逃，而不是继续经营以偿债款。再次，东盛和五号宣布破产后，叶氏所有家产均被变卖用以偿债，即便广东祖产也在变卖之列，因此其父携款逃回老家这一指证便不能成立。而且，叶氏妻儿皆在营口，并无潜逃。最后，虽在查办过程中查出叶氏的一些匿产，但与东号其他资产相比，数额均较小，不足以作为叶氏诈骗之明证。总之，笔者认为东盛和倒闭确系真实倒闭，而非倒骗。

那么，东盛和财东叶亮卿究竟是狱中自尽还是被判死刑，抑或是东山再起了呢？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十二月十三日，《盛京时报》登载一条新闻，称：“叶亮卿自顾不堪刑讯，竟在狱中仰烟自尽”，官方秘而不宣云云。于阜民老先生主编的《营口通史》中，对叶亮卿服鸦片自戕的记载，应是来源于此。

然而，《盛京时报》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刊即对该新闻进行了辟谣，“叶某自尽之风说，实系讹传，盖在押自尽者系东盛和司账人某，并非叶某也”。

1909年12月31日，《盛京时报》报道，叶亮卿被判永远监禁之罪。叶亮卿不服上诉至奉天省公署，其后如何判定不得而知。

据《盛京时报》1913年报道，民国初年国家大赦，叶亮卿通过关系运作出狱。

1919年，叶氏再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，则是因为他出狱后，在营口充任通裕路矿公司营口分局经理，因盗卖国有矿产，再一次被起诉。这是关于叶亮卿的最终报道，其结局如何不得而知。有人将叶亮卿于民国期间通过关系运作出狱、又在营口商界出现，作为他倒骗的证据之一，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。如果叶亮卿果真将巨额财产转移到他处，那么他出狱之后应该远走他乡，而不是再次出现在是非之地营口。若他还有资本，即便回到营口，也应该再开设商铺、工厂，而不是去给路矿公司当经理，给别人打工。叶亮卿曾是能够左右营口经济的巨商，那么利用其人脉关系在适当的时机运作出狱，再找个体面的营生，应当不难。

一代巨商叶亮卿因时局而立，也因时局而败，其死生下落也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，然其传奇故事仍吸引后世去探寻、研究，其潦倒结局亦引发后世思索：个人的荣辱兴衰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，国家富强是百业兴盛的有利保障，国家强盛是每一个公民的坚强后盾，国家强则人民强！

(作者系营口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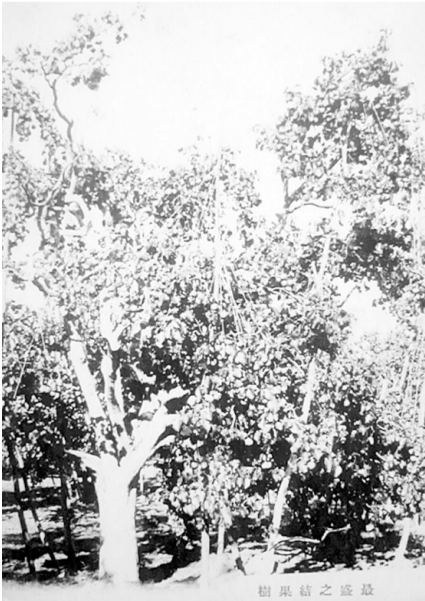
熊岳富春果园简史

白旭

清末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原盛京将军恩合完成“查勘东边”重任后回乡探亲，萌生归隐之意。于熊岳河南正黄旗村东侧小山上，遍植油松，因山下有泉眼，恩合以“宝泉山”名之。恩合见果树获利较大田为优，且宜沙质山坡等隙地，乃从事果树栽植。然彼时无有幼苗，不得已乃求苗于北镇，当时交通不便，行路困难，所求苗秧插置白菜中以防其枯干，以马车运往熊岳，其困难实非今人所能想料者。

甫栽之时，乡人少见多怪，多不以为然，但恩合培植果园之心仍不懈，其后栽植，所历困难不知凡几，始有规模180余亩，有树3000余株。及至结果时，因当时社会经济以及交通阻碍种种之原因，果价并不甚昂，每年得之梨果，最远仅可搬运至盖平城中，再远则不可能矣。

恩合三子咸文幼读书入泮后，淡于功名，并思继承树业。时因本地人不谙栽种之技，树木发育不良，咸文忧之，特派人到北镇聘请高人至果园料理一切，果园遂渐有起色。光绪末年，全园年入800吊钱。咸文乃扩大规模，乡人亦渐次注意此事，但无敢一试者，盖因养



熊岳富春之盛景

树年限太久也，不如大田现得利，故虽知获利而无此种决心。咸文时以栽树相劝，并言其如何盈利，但无应之者。日俄战争后，此园为日人注目。宣统元年，日本人夏目漱石曾过梨园访咸文，此事记于《满鲜游记》中。咸文善书画，以之结交日人，常闻日人言种种栽培新法，心甚羨之，乃勉励其子继承先业，善济地方。

民国十九年《盖平县志·物产志》载：熊岳黄旗村韩氏恩合将军，宦游归植果园于乡，初不过五六亩，后其子咸文继续经营，逐年发展，卒成大业。所产之果品较各处独优，而尤以红白梨为最名。今乃孙隆毅、隆韶经理，成绩益佳，现已扩充至300余亩，每遇丰年各种果品合之可得数十万斤。

咸文长子韩隆毅入南金书院，后留学日本，入富山县农业学校。彼时梨园获利渐多，乡人亦少有敢试者，每年暑假归来之时，辄与人谈日本农业之进步，产业之发达，此时众人方晓栽种树木亦得要专门学识。

隆毅及其弟隆韶留学之时，果园全系咸文一人维持，茹苦含辛，日夜并进。隆毅后有北美求学之行，抵美后仍学农业。此时地方之果园事业逐渐发达，不但有人栽种且有获利者，加之交通便利，需要者多而果价暴涨，惜乎知识一无所有，所持者仍是个人之经验耳。韩隆毅在美，时见家书而喜之以为故乡能有如是之觉悟，将归来国后不愁无可作之事矣。于是求学之心益切，谁料迎接家电言父重病，不得已乃作归计，抵家时咸文已歿21日矣。

韩隆毅遂兢兢业业操持果园，学生来园实习者日多，乃创办学校。民国十五年，就本村初等小学中附设一种高小职业科，来学者颇多。同年，又加添一班中等科，亦皆由各方面热心人所援助而成者。学校有初级三班、高级二班、中学二班，有学生98人，特别注重园艺，以期毕业后对地方之果业有所贡献，此为隆毅隆韶兄弟创立学校之初衷也。

富春梨园实为辽南果业之滥觞，熊岳地方果业之发达，恩合家族功不可没。

(作者系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)